



天香

王安忆 著

王安忆长篇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香/王安忆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王安忆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9876-7

I. ①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7512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20千字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13.75 插页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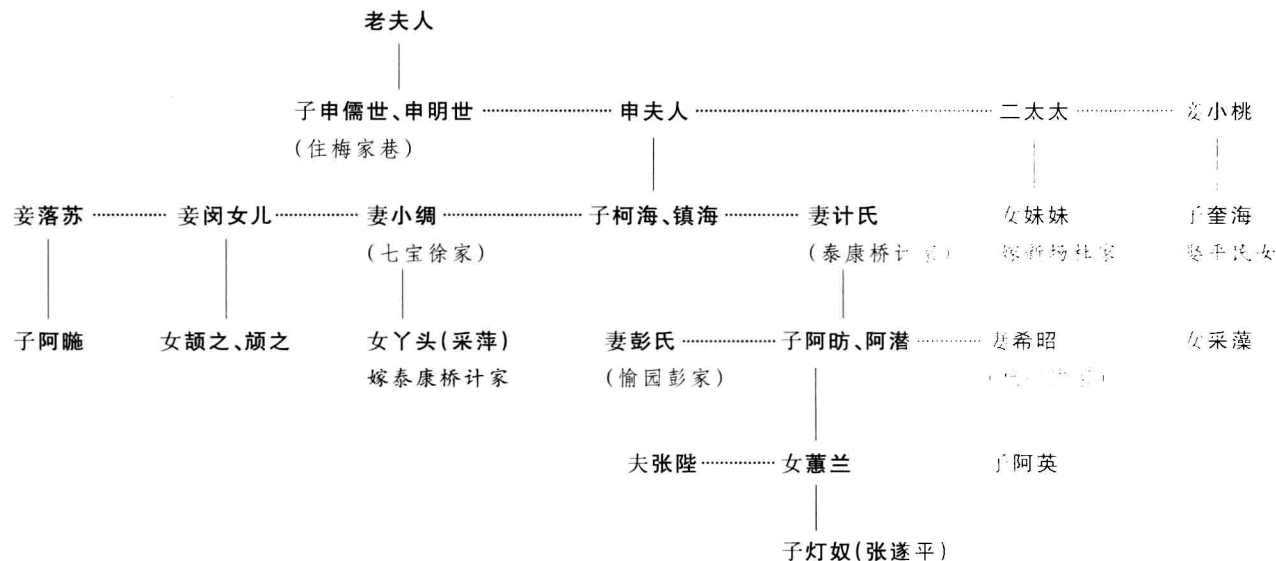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76-7
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天香园申家主要人物



目 录

第一卷 造 园	001
第二卷 绣 画	136
第三卷 设 幔	287

第一卷 造 园

1 桃 林

嘉靖三十八年,上海有好几处破土动工,造园子。

本朝开始,此地就起了造园的风气。中了进士,出去做官,或者本来在外面做官,如今卸任回家,都要兴土木造园子。近二百年里,苏松一带,大大小小的园子,无以计数。

自洪武三年,复又开科取士,士子如同久旱逢雨露。尤其江南地方,多有殷实富庶人家,却不大有来历,读了书无非用作愤世嫉俗,抑或吟风颂月,总之自家消遣。一旦洞开天地,前程在望,无不跃跃欲试。于是,学校林立,人才辈出,到此时,可说鼎盛。那些大小园子,就是证明。每到春暖,这边草长,那边莺飞,遍地花开,景象十分繁荣。

此地临海,江水携泥沙冲击而下,逐成陆地平原,因之而称上海。南北东西河网密布,多少年多少代,总苦于淤塞,无数沟渠成了平地,舟船断路,又有无数平地犁成沟渠,人家淹溺。每逢潮汛,泥泽交织,再倒灌进海水,好比在盐卤中浆一遍。历朝历代,无不忙于开河与疏浚。及至本朝,拓宽一条范家浜,与旧河黄浦、南跑浦合成申江,直向海口去。又疏浚咸塘港、虬江、北沙港、蒲汇塘、吴淞江、顾浦、大瓦浦……一并归向申江,奔腾入

海,一个混沌世界终分出经纬来。嘉靖年,申江两岸设了六处官渡,天堑便有了通途。

嘉靖年还有一桩德政,就是筑城。三十二年这一年,四至六月之间,就有五次倭寇从海上来犯,烧、杀、掠、抢,无恶不作。官绅上奏朝廷,恳请筑城,得允之后,知府立即下令,募捐集资,划界制图。一时间,拆屋献田,倾家助役。十月动工,十二月城池便拔地而起。说及时真及时,仅一个月过后,倭寇就来,碰了个钉子,悻悻然而去。三十五年,卷土重来,足足围城十七日,到底也没有得手。三十七年,崇福道院重修,立碑记抗倭事迹。自此,上海平靖。

总之,嘉靖三十八年是个好光景,应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吉言。在造的几处园子,有两处称得上奇观,一为彭姓人家,长子当年正科会试落第,其父则上任刑部,官至尚书。一上一下,是在运势,就要造园子以振旗鼓。将宅西边足百亩菜畦子圈下,请的一名造园大师,专会叠石。所以,这园子就以石为主旨:异峰突起,危如累卵,重峦叠嶂,穿流漏雨,自是无须说了,只谓寻常文章。另有紧要,称得上诗眼的,是几具奇石,不知从哪里得来,全是可遇不可求:有一具“玉玲珑”,遍体七十二孔,以水灌顶,孔孔泉流,石底燃一炉香,窍窍烟出;又一具“三生石”,色随时变,立春由苍而翠,到立夏几如碧绿,然后渐深,转向烟灰,到冬至黑尽,又渐透青,立春时又及翠,如同还魂;还一具名“含情”,梅雨时分泪如雨下;再有一块石,看似平淡无奇,却是从菜畦中掘出,上刻一个字“愉”,无落款,字体颇古,似有些前缘,立于园中,就做了园名……古人说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造园大师其实从石中取山,隐一个“仁”字。这是奇观之一,奇观之二在申家。

申家次子申明世中进士而造园。申家不像彭家有渊源,只

在此辈中才与经济仕途有涉。长子申儒世在道州做太守,数年前卸任回家,造园子名“万竹村”,以竹子为题。做兄长的本意是新园子取“菊”或“梅”,但内心也觉寒素了些,因兄弟不像他,是归隐,而是正在待发之势。就想到白玉兰。白玉兰树干硕壮,花朵丰腴,堪载敦厚之德。申明世却有些迟疑,说白玉兰开花时确实盛大美好,但谢落也是大块大块地凋敝,触目惊心。申儒世一想也是,又提议紫藤。申明世沉吟一时,抬头笑道:桂花如何?申儒世也笑了,“桂花”摆明了“折桂”的意思,浅显了不说,又是可食的香味,调羹煮汤的,几乎可下炊了,晓得兄弟是在搪塞,表示紫藤也不合意。便把话题放下,先择地再说。

这一回申儒世主意已定,不容兄弟反驳,就在他的万竹村东邻。那里有数十亩地,原就是造万竹村时一并圈下,用去不足一半,租给附近农户栽桃。于是,兄弟二人结伴往万竹村东看地,远远就见一片红云悬浮,原来是桃花盛开。花朵丛中,穿行飞舞成千上万粉蝶,如同花蕊从天而降;地下则碧绿缠绕,是间种的蚕豆,豆荚子在风中响着铃铛。申明世手一指:就是它了,桃花。申儒世并不十分赞同,觉着颜色太过娇嫩,难免有脂粉气。但再想落花结果,到底与稼穡有关,所以要把园名应在果实上,或者就叫“桃露”,还是觉得俗媚,或者“蟠桃林”,也不对,总是入偏锋。苦心琢磨,又有一名:沁芳。意境虽艳丽了些,字面却还有几分文雅。明世听了,默念几遍,断然道:叫“天香”。“天香”得自“沁芳”,却要高古,儒世不禁服气了。如此,多少离桃林的立意远开去,但不论怎么称呼,园子还是以桃林取胜。

由造园子引起,周边乡镇,多有以土木园艺为生计的。凿池子,烧砖瓦窑,开山取石,筛土运沙,经营苗圃……也就是依着这些营生,镇市扩大繁荣,房屋鳞次栉比,商铺成行,酒旗林立,到入夜时分,换成红灯笼,简直满天流萤,又有一路营生出场了。

造园的工艺里,木匠为最大。愉园里的奇石,天香园的桃林,是主旨无疑,山、水、树、径可称辞藻;可再是神来之笔,终不成章句,必要依凭于亭台楼阁,方能连绵成赋咏曲唱。就是说,木匠的活计关系到园子的结构,画园子的图是要经他们的眼睛,略有不是,便被挑出来,无论什么造园大师,心里都怵几分,所以人称大木匠。

大木匠多不住在市镇,他们住哪里呢?西门外,大约七八里,就是热闹的七宝镇。再向北行二三里,刹那间便清静下来,一条细水,绵延于芦花之间,古时栖息过白鹤,于是,水叫白鹤江,村叫白鹤村。白鹤村的村落十分规整,村道东西向,巷道则南北通,形成一个连一个的井字。院落一般大小,屋脊一齐高低,门和窗是普通白木,匠作却精到,木面光洁,推拉轻巧。迎门的案上,供的多是祖师鲁班,这就是大木匠的家。不知谁是头一个,师父带徒弟,徒子带徒孙,一辈连一辈往这里迁,所以,虽然是杂姓,但人们还都是称大木匠为白木匠。如今,人烟渐渐稠密,白鹤的踪迹就稀了,难得飞来一只两只,在水上起落,许是寻旧巢穴,没寻着,又飞走了。

为请白木匠造园子,申家兄弟专程去一趟白鹤村。换了别家,断不作此举,怕失身份。可这就是申家做派与人不同,一是待人心诚,无论尊卑长幼;二也是爱玩乐。白鹤村听来有几分仙名,白鹤江中又特有一种四鳃鲈,而他们,雅兴俗兴皆备,因此,选一个日子,兴冲冲地去了。行一段水路,乘一程轿车,再涉水。此地水网交织,这些年疏浚有成,畅通许多,舟楫折几回头,帆篷转几向,便入了白鹤江。两边芦苇高而且密,偶尔破开一线,就有水绿的秧田掠过,随即弥合,隔断视线,却有无数线的光透进。芦丛稀薄一些,绰约可见后边的房舍,皮影样走过,又像走马灯上的景物。然后就听小孩子们嚷:新进士来了,新进士来了!

其年，申明世三十五岁，儒世长十二岁，正好一轮，都肖羊。自古就有男羊名贵的说法，走遍天下有吃喝，在兄弟二人，很是应验。祖产极丰，经营盐业，就很可观，又有大片田地，苏州地方上顷的棉田，松江则是稻麦，浙一带又有桑林与竹山，朱元璋修明长城，到江南募银子，他家也饶上一份，称得上是名绅。他们兄弟一辈，世道平定，天无大灾，国无大乱，田产增了一倍多，可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兄弟俩都是高身量，猿臂，蜂腰，长脸形，肤色白皙。儒世去到西南地方做太守，很吃了苦，勉强做了三年，父亲去世，丁忧卸任，一旦回家就再也不去了。离家的三年，已染了些风霜，面上就有苍色。明世要年轻一轮，天性也轻快一些，不知人世的罪过，新中了进士，意气风发，神情飞扬，脸庞一层玉白，光彩照人。两人都着湖绸便服，头顶圆帽，披儒巾。儒世的一身是皂色隐回字纹，明世是一种暗青，藏紫色团花。两人都系靛蓝丝绵腰带，青色布靴。芦苇尽头，露一具小码头，弃舟登岸。前前后后跑着小孩子，穿着布衣布裤，染浆都还平整干净，一路嚷着：新进士来了！进了村，前面已有人来接，正是一名白木匠，个头不高，极精悍，扎青布头巾，着青布袍，蹬一双朱红布靴，看起来爽目得很。

白木匠本姓章，在白鹤村算得有辈分的，祖师爷给明太祖洪武帝造过皇宫和花园。走进院中，与普通农家无异，案几简要，但色泽极沉，近荸荠色，又泛红，看不出纹理，又不着漆，因没有浮光，知道不是平凡材质。章师傅喊上茶，就有一个村妇端托盘来，茶盅有吃饭的碗大，一色的白，瓷不细，却润厚结实。又不知什么名目的土茶，叶阔梗粗，塞了满满半盅，无香无臭，喝进口极为青涩，好比食草，不时就觉腹空，饥肠辘辘，似有清脂去膻的功用。一看天，也到了正午，该是用膳的钟点。送茶的村妇又带了几名村姑，往往返返，八仙桌中央便浮屠样的架起漆盒，最底下

八个,各色菜蔬;叠六个冷荤;再叠四个热菜,如此叠上去,至高一个大盒,正是传闻中的四鳃鲈鱼。那进出的女人,都着布衣布裙,但织法与染法都与本乡不同,显见并不是自家机上的土布,而是布肆中买来。女人大约是章师傅的妻女,那最小的十二三岁,发黑黑的,颊红红的,笑眼弯弯,露出阔而平的牙,一定是小女儿了。酒菜布好,人就都不见了。

菜系总是外一路的,冷荤用的卤很特别,味很重,又有一股凛冽的药味;热菜里多用十三香,与本地做派不同,也是味重,尤其一道豆腐,小半块砖样大,一口咬进去,芯子里滚烫,舌头去一层皮;那四鳃鲈鱼有半臂长,七八条埋在寸二长的野韭菜里,用豆酱炖,香气扑鼻。申家兄弟这就知道,章师傅家的菜讲的不是“鲜”,而是“香”。主食不是米饭,而是高桩馒头,章师傅那样做活的手合抱起来,才有馒头大,也不是精白,是蜜色,麦香腾地上了房梁。喝的简直就是酒母,斟在大碗里,酒意荡漾,就是不醉呢!醺然中,主客双方话都稠起来。

明世问,章师傅的师爷造过太祖的御花园,能不能讲几件轶事听听?章师傅一笑——他的长相是小窄脸,眉眼很疏,唇薄,齿细,说起来有些鼠相,但神气闲定,毫不畏瑟,手艺人一技在身,哪朝哪代都有饭吃,所以牌位上供着鲁师祖,是真正的衣食父母。章师傅一笑,竟有几分妩媚,他用手拢着口,说:今天除二位进士,没有杂人,告诉一句话,师爷传下来的,对枕边人都不曾说过。两位进士将头凑过去,小声问:什么话?章师傅的声音更轻了,近乎耳语:应天府不能定都!新进士说:不是北迁了吗?这话说得直愣愣的,章师傅又笑。儒世说:自古南朝多是流寓,所以不吉祥。章师傅摇头道:归根结底,气候不宜。然后就说了一桩故事。

进士知道,造宫殿的石料如何运送?从冰上走!顺天府紫

禁城内院里的石料有多大？你撒开腿跑吧！一口气跑下去，跑不到接缝处。应天府造皇宫，山上采了一方石料，等冬季来临，路上结成厚冰，开始往回运。运到中途，天就转暖开冻，石材陷进泥泞，再动不了分寸。等二年入冬，那石材已夯实地底下。二位什么时候去南京，不妨看一看，杨山脚下，麦地里，立着一堵峭壁，就是它。一个地方，造不起来大殿，就是王气不足，必衰！永乐年间迁都北上，着实英明之举，否则，哪里来的这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？

乘了酒兴，儒世也说了一桩奇闻。在他做太守的西南地方，有巫术，专从各种蛇蝎中采汁，调制成药，剧毒。调法各有不同，调药者自配解药，无人可替代。服药之后，当时无恙，但过三月或半年，甚至数载，自会发作，或疯或癫，失魂落魄，纠缠一段毙命。有用来说诈钱财，有用来报宿仇，还有使行旅者如期归，总之是辖制人的意图。明世一边悚然，一边又好奇，盘问诸种细节，蛇蝎是野生还是家养，配方是家传还是自创？儒世就说：你问这些做什么？本都不该读书人知道的，化外之地，无德无教。章师傅也说：没有规矩，万事皆不成方圆。

酒饭已毕，日头西移，天光稀薄了，申氏兄弟嘱人将几只大猪头，几坛黄酒，几匹麻布送上，算作见面礼。章师傅回敬的是几筐果蔬，方从田里架上摘下，用章师傅的话：魂还没跑走呢！关于工程的事项，早已由专人与章师傅交代，申氏兄弟其实是不管事的。这时上得船，夕照将白鹤江灌成一溪金汤，船一张篷，离岸了。

这厢园子开工，那边厢明世准备离家上任，要去的地方在江西道清江县，路远迢迢，在官身不由己，没个三年两载别想回来。明世并不惧怕，对外面的世界他很有向往，只是想从家乡带个女眷同去，好有个照应，聊解寂寞。其时，他已有一妻一妾，长子柯

海十七,次子镇海十五,均为正房所出,妾生有一个女儿,方才五岁,家里都叫她妹妹。妻要侍奉婆母,妾要哺育黄口小儿,都是有牵扯的人,走不开,所以就想纳个小妾。明世心中有些属意章师傅家那个小的,一派天籁模样,着人去打听,才知道那小的并不是章师傅的女儿,而是章师傅的小妾,名叫荞麦,冷不防吃一惊。再想,章师傅为什么不能纳妾?在他们行中,亦有贵贱上下之分,不是说行行出状元吗?章师傅就是那一行的状元!不由要笑自己。眼前却浮起那村姑娇憨的面容,难免猜测是谁家女儿,多少生出怜惜的心情,自此就决意要觅一个乡下丫头,没怎么见过世面的。有人来传话,原本儒世建万竹村买下菜地的那一家,也有个女儿,十五岁。于是,召那家的女人带女儿来送一趟蔬菜,让明世从旁搭一搭眼。那丫头特地穿了好衣服,遮掉些村气,人要比章师傅家的单薄细巧,也还天真,明世就要了。菜园子家再再申明不是卖女儿,只为钦仰申氏几代风气端正纯良,为女儿谋个好归宿。申家当然是不会亏待,重重给了笔银子,不日就娶进门,带着上路去。

天香园的桃树挂果了,果实沉重,只二三个就足一斤,皮薄肉厚,汁水饱满;可贵的是口味里有一种奇香,近似梨,近似杏,又近似甜瓜,可回味数度,还是桃,不知先前人家如何栽培嫁接的。明世给新妾取了个名,叫小桃。

2 喜盈门

三年后,明世调往京师做官,上任前回家省亲,小桃已经结子。这回省亲,还为一件大喜事,就是长子柯海娶妻。

这年柯海二十岁。十三岁那年入童试,取生员,小小的人,戴了方巾,着蓝衫进县学读书。岁考名列第一等,于是进秋闱,

脱颖而出,中正榜举人,年仅十六。本地人称神童,又道是魁星下凡。背地里也有闲杂人说,开蒙早,闭蒙就也早,反过来,不是有大器晚成的说法吗?倒不是应验开蒙闭蒙的闲言,而是父亲去清江上任,缺了人管束,家中又有新园子,玩心大增,读书的精神自然就松弛下来。造园子的二年里,他就好像监工一样,日日到工地上点卯,看劳役挖池子,堆山石,栽花种苗,建堂筑阁,章师傅都不如他到得勤。眼看着平地起来一幅园子图,先是水墨,然后着颜色,鲜亮起来。一日清早,柯海一人走进园子,薄雾中,楼阁迤迤,窗扇门扉后头,仿佛有笑语声,听见人来,刹那间悄然而止,分明是活泼泼另一个世界。柯海等不及完工的一日,邀来学中友好游园。他的同伴多出身富庶人家,天智也都聪慧,不比那些老童生,死死地啃书,过着枯索的人生。他们可不同,除读书外,还有许多余裕,难免会有点荒唐,却是有趣的。他们随柯海冶游一番,到底挑剔不出什么来,只道出一件略微的可惜,就是池中无莲。此时已过了栽莲的季节,别人家的莲花正盛开着,急什么呢?明年这时候,也是一样的繁花似锦。可是柯海却等不得,当下许诺,明日再来便是一池莲花。人们怎么相信?越不相信,柯海越坚持第二日的约请,同伴们也不让了,问是否当真?柯海道:一诺千金。于是,定好时辰,离此刻正好一个昼夜。少年人的热情是可怕的,一步逼一步,简直像火并一样,完全不顾及现实,只是一股脑地上。夸下这么大的海口,柯海怎么办?他一点办法也没有,可是,章师傅有办法啊!

章师傅已经成了柯海的老师,玩意儿的老师。木头疙瘩都能雕出花来,还有什么不能的呢?章师傅听了柯海的请求,沉吟着,有一时不说话。柯海不以为章师傅在作难,一点不着急,踏实等着。果然,章师傅说话了,章师傅说:惟有一个办法,募集。募集?柯海不明白。章师傅再说:让家中大小仆佣一并出发,分

头向东西南北方圆数里人家征买,不计银子,连泥带水盛在木盆里,端回来,放在水中,浮舟一般,铺排开来。这一日连一夜,车载人拉,不晓得忙到几更。柯海万事不管,只管次日一早,带昨日那一拨人进园子,连他自己都惊呆了。天香园“一夜莲花”的奇事不胫而走,满城尽传,有道是人间仙境,也有道是申家子弟会胡闹。他母亲专去找章师傅说话,让他别一味顺着孩子,纵得没分寸,老爷回家要怪罪。章师傅只是笑,笑过之后,说出一句:该给爷娶媳妇了。

早两年,申明世在家的时候,就给柯海说定一门亲,七宝徐家的女儿。徐家本是北方陇西人,祖上在宋时有封地,随康王南渡,在南宋做官,屡次兵乱中,子孙逐渐前往苏松一带,终于定居七宝,修了宗祠,生活起居,已与本地人无异。近几代就与申家有往来,或在同一个学校,或赴同一场县试,甚而榜上齐名。申家没什么渊源,所以对世家特别起敬意。虽然徐家的来历早已随宋室湮灭而消逝,宗祠也并不阔大轩朗,日子多少还有些拮据,可代代相继,却没有中断,回溯过去,都有踪可循,是正统人家。徐家女儿比柯海年少一岁,在家读了些书,这一点也叫申家喜欢。读过书,又有身世,可不就是知书达礼?柯海自己倒无所谓这些,对娶亲也没有特别的关心,他自小就知道要娶亲,之后也许还会纳妾,然后有一群儿女,接下来就轮到替儿女论嫁娶了。所以女人于他,就代表着一种赖不脱的人生,并无多大兴味。章师傅向母亲提建议,柯海难免有怨言,觉得多管闲事了。章师傅说:怪我吗?怪你闹得凶了!柯海说:难道娶了媳妇就不能闹了?章师傅说:不是不能闹,是不想闹!柯海问:为什么?章师傅说:还不是有大乐子了!柯海再问:什么大乐子?章师傅不肯说了。柯海就追着问,章师傅则快地逃。读书人到底追不上做活人的腿脚,不过章师傅的村话倒勾起了一点憧憬。这

是对娶亲，至于要娶的那个人，徐家的女儿，终是遥远而且模糊的，还不如章师傅的那个乡下丫头荞麦来得生动活泼。

手艺人规矩轻，那丫头有时跟章师傅进园子玩，人们随章师傅叫她乳名：荞麦。荞麦，过来这边，荞麦，过去那边。她便夹紧了怀里的婴儿，一溜烟地过去和过来，看不出来，她已经做了母亲。叫她最多的是妹妹，小荞麦好几岁，因没人做伴，就缠上了荞麦。有时柯海看见，一大一小两个丫头在园子里，头抵头蹲着，用水和了泥，捏成小饺子，排在枇杷树叶上。婴儿呢，就躺在树底下，身上盖的是芭蕉叶。柯海不由驻足看着，人影子遮了她们。抬头看看是谁，又低下去忙自己的，神情很严肃。那庶出的妹妹，平日里吃母亲和姨娘的教训，小小年纪总是苦着一张脸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，几乎和荞麦差不多，此时也变得有趣了。柯海走开去，等他走回来时，婴儿已经睡醒，竖在两个大人中间，面前摆着一枇杷叶泥饺子，一枇杷叶泥包子，还有一条泥捏的鱼，很隆重地搁在一片瓦上。三个人正襟危坐，并不说话，坐大席的样子。柯海几乎要笑出声来，心想：这会不会就是章师傅说的“大乐子”呢？紧接又想：徐家那女儿，不知是什么样子的？想到此，脸上的笑收起来，换上羞涩的表情，心里渐起一种宁馨，真有些像要娶亲的人了。

申明世回来的日子近了，家里忙着收拾屋子，要把回家省亲人的屋子收拾出来，又要把新人的屋子收拾出来。

申家的宅子在万竹村和天香园的南边，之间隔一条方浜，临北门，门前有一具小码头，供乡下送粮送柴的船停泊。门有四扇，硬木的龙骨，分上下两部，上部为竹签，一律削成筷子粗细，排紧插齐；腰间横一条实木板，板上刻团花和蔓草，漆大红与大绿，墨色描线；下半部是细篾编成席簟，纵横数排锡钉，布满天星。风火墙高足有丈八，刷得雪白，墙头顶灰瓦檐。沿风火墙向

东,再南转,墙上开一道单扇小门,漆成黑,才是平日里进出用的。从这侧门进宅邸,横穿过几重庭院,几处厅堂,再有几层过廊,几条甬道,都是在宅子的腹背之地。忽然脚下传来汨汨水声,就看见有一条细流在两面山墙之间穿行而来,廊道下豁开一面围栏,下去几级台阶,原是一个极小的码头,可进手划舢板,直接将肉菜酒酱送至厨房。厨房分几进,一进是磨盘,日夜轰隆作响,磨麦磨豆;二进是汤灶,一列半人高的炖罐,不熄火地煨着各味高汤;再一进里,几条长案上置满了菜式……

儒世与明世各占宅子一半,儒世在东,明世在西,老太太居中——前堂,中庭,正院。儒世的一半都是平房院落,明世的一半则在后堂加添了楼层,楼以楠木建设,地坪铺青色釉面砖。儒世谴责兄弟太奢华,弄不好要惹是非,朝中已经对江南富豪风气有成见。明世说,朝廷的开销还不都仗了苏松地区的赋税,并没有偷漏的。如此,明世的房间与书斋就都做在了楠木楼上。书斋关了三年,这时要打开扫尘,房间也空了三年,大太太不愿住,嫌上下楼不方便,二姨娘是不敢住。现在,小桃随明世回来,大太太很慷慨地说:小孩子家喜欢新鲜,腿脚又利索,让她住,也好照料爷们。于是,房间也启开,结幔挂帐。底下人嘴碎,说小桃是“一步登天”。

柯海的新房做在花厅旁的一个小套院,三间平房,十来步深的庭院,铺着细白石子,面上用暗红暗绿卵石嵌成图案,一孔月洞门隔成内外两进。外院仅两步,两面墙爬了常春藤。内院中央一棵香樟树,树下安一具石桌,四具石鼓凳。正屋檐下是赵孟頫字的横额,堂上挂了古人的楹联,月洞门上凿了两个字:蕉风。多少是为迎合世家的风范,生怕受新媳妇的挑眼。从后窗望出去,白墙前立一具湖石,形状好似披盔戴甲的兵将,就算作将军石,边上再有几株美人蕉,这一幅小景是申家自己的趣味,有点